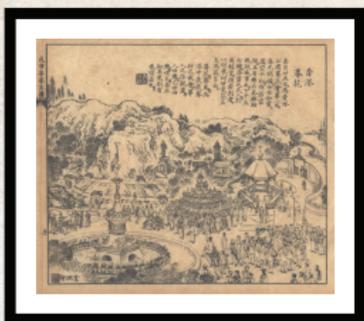


# 娛樂



## 香港賽花

去月廿五日，為香港公園賽花會第一日。春光明媚，士女如雲，萬紫千紅，燦若雲錦，且有樂兵奏樂助興，誠盛事也。下午五句鐘，港督之夫人到園領賞，得前列者，以何東、何甘棠、蔡立志為最多云。

賽花、賽馬，為港中歲歲舉行之盛會。華人之往觀者，人日樂，己亦日樂。嗟夫！吾不知其更別有感情否也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第三期

## 游白雲

六月廿四日傳為安期鄭仙誕，往遊白雲山者，絡繹不絕于道，咸以游過白雲為多勝意云。夫登山玩水，消遣具有同情。至以為勝意之所鐘，則難索解人矣。

去遊吓個白雲山，白雲風景委實幾清閒。每逢六月廿四個日神仙誕，遊人如蟻，擠擁到好交關。成日行山，重慘過將腳骨扮（打也）。怕你上山容易、落山難！咁窄嘅山路一條，慢吓手就將佢逼爛。個陣俾仙人讓位，問你點樣修葺？人話白雲遊過，勝意多到真無阻。我就唔見得點趣，一吓俾人打劫，越見心煩！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十九期



## 龍船

龍船之戲，吾粵最盛，各鄉鎮間常賽會，亦有是舉，而于端陽前後為尤盛焉。龍船有二種，有競快者，有不競快者。鄉鎮之龍船多競快，省城之龍船則惟鼓鑼旗傘，上下梳巡，謂之遊河為已，蓋省河船舶太多，不能飛渡故也。爰為之繼。

呢陣乜野世界，正係競渡時期。點得亂流渡過，放仲如飛，個個都話要奪錦標，誰肯認吓第二，只爭扒快與及扒遲。可惜呢個柄公語會押尾，讓人先渡，自己墮落港微。總係勝負相爭，天過卻在後起，君曉從今奮力，勝券尚可操持。海上扒船，有人在岸上企，眼！打醒主意，莫作為兒戲，萬一鬥人唔住，就會笑破個個口唇皮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十一期



# 娛樂

## 運動會

近年粵省兩開運動會，無論官辦民辦，皆欲使國民有尚武之心，是亦有取於日本之武士道也。然運動會不自近年始，在昔亦有之，特其名異耳，如粵人之舞獅是也。此風城鄉皆有，青年之好身手者，恒百十成群，共出一獅，若采青，若過橋，若上樓臺，一舉一動，悉有構段在內，習技擊者，一望便知優劣。此亦運動會之意也，獨惜忘公憤而勇私鬥，往往以此輩輩，則不知教育之害矣！

（粵語）：獅醒未？據住呢箇神州，乜一吓猛如虎跳、鴉若籠造，鼻子大得咁交關，且頸擊大個口？老婆係最得人怕，你便大聲吼。（平聲）可惜係紙竹蒸成，人知到你系假柳，三言兩句就話要捧獅頭，獅頭俾人捧得太多，亦要選番吓手，只剩得個半張獅皮，睇見重令人跳。總係呢啲氣唔神，動者你亦罷就，叫起打就唔多夠，盡在魂夢之中，唔講乜野報仇！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五期



## 俱樂部

我粵之有鐘鼓會，猶日本之有俱樂部也。獨樂之，不若與人；少樂之，不若與衆。苟善用之，則怡情悅性、易俗移風，有賴焉者。惜所理之鐘鼓會，只以為巡遊賽會之供張，徒作土不偶居從，為可笑耳。

鐘鼓會，你睇會友有咁多人，揀到最時興衣服，正去裝身，揸箱傘個亞肥重大把紅綵線鑼（去聲）。鑼紅齒白，咬住一口乾檣，雙雙鑼鼓棹，兩便有欄街棍，介紅介綠，介介都咁斯文。大鼓大鑼，打到人地耳兜震，重有好多弦索在後頭跟。有的會底精理，唔係人咁品，時常積到一萬幾千銀，近日米貴得咁交關，何不揸此銀去助賑？我叫亞貴去問，問權佢都唔允，佢話個筆銀系要留番去孝敬神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五期

## 大雜會

粵垣之梨園子弟，每年至六月則散班，至七月始再埋班。此月例為休息之時期，而各戲園則利用之，以為大雜會，蓋子弟身未還班，可以擇尤邀請，集作大觀。觀劇者人數必多，而入場券費又較昂貴，故獲利極優云。

大雜會，引動咁多人，簇簇仙花，真正係睇眼新。一的都係大老官，挑選到合襯，真個當行出色，又是絕藝超群。聲價咁高，唔怪得佢起勁，雖然戲假，都達到情真。一年一會，非比係尋常品，由原天上，人得幾回聞！你睇紅男綠女，好似將樓趕，整定戲院行財運，日日都高朋滿座，勝友如雲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十五期



# 娛樂



## 香港大賀壽

梨園子弟演《香山賀壽》一出以賀誕，亦尊師之意也。孔子為百世師，而當其誕日，則無有為之慶賀者，豈真“古來聖賢多寂寞”耶？年來社會進化，人人漸知尊孔，今年賀誕倍形熱鬧，歲人心之趨向，而不至有斯文天壤之懼乎！香港步英女學校慈善會於八月廿七、八兩日夜，假座重慶戲院演劇賀孔子誕，登台唱舞之人俱學界學生，所演者有《班定遠平西域》、《孟母斷機教子》、《偉光收監》等戲目，其收得之款除費用外，則撥助學界及各慈善之用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二十四期

## 燭龍遊戲

廣東省河迎米街向南一帶，乃珠江之煙花蔽、風月場也。妓船晚泊，黃龍青雀之舟；香酌春遊，綠酒紅燈之局。際此陽春召我，煙景怡人，春江花月夜，更有勝於平昔者。《珠江竹枝詞》云：“儂是珠江水上生，今年水比往年清。海珠石畔魚珠左，無數人來看月明。”一語及之，可想見其勝概矣！今春，妓船之人束禾為龍，靈活異常，覆於龍身遍燃蠟炬，黑夜中舞於船頭，東船西船，蜿蜒旋轉，恍若燭龍銜炬而戲。時則嬉歌方罷、清酒正酌，遊客滿船，喜具娛目，互燃爆竹以助興，火龍則飛舞於爆竹聲中，滿天星火，洵奇觀也。

《點石齋畫報》，光緒十七年（1891），第二百六十一期

